

重点阅读

《观我生》:天堂在虎穴中

□李敬泽

雾霭沉沉,有雾的日子里方知空气原是物质,这口气,它的密度、重量,它黏稠的触感,一条混浊沉重的大河在身体里缓慢地循环涌动,压迫着身体,贴向土地、尘埃。

贴向物质、权势、虚荣……

贴向那张银行卡。

深夜了,看完了《观我生》。我是说,看到了银行卡上的名字。

这是一篇序,将要放在书的前面。所以,为防“剧透”,我要慎用我的“先睹”特权,人的命运我已了然,但我不打算告诉你们,让你们自己随着这书经历波诡云谲,经一场梦幻泡影。

谈谈另外的事吧。

比如谈谈尼泊尔和不丹。

多年前,我去过尼泊尔,读这本书,我发现书里的男人女人,他们的行程与我当日基本一致。我去了是白去,可她和他,此一去却成就了一个好故事。也就是说,如果你去过尼泊尔,那么,这本书带你再去一次,去得荡气回肠;而我没去过不丹,看了这本书就便觉得,有生之年要去,去《观我生》的不丹,如此方才无憾。

啊,这本书的作者跳起来了,你把这本书当导游手册了吗?

好吧,有时小说就是导游手册。比如《尤利西斯》,据说,你现在仍然可以准确地按照布卢姆1904年6月16日的路线漫游都柏林——当然这说明都柏林的城市改造实在太慢,他们需要进口一个市委书记。小说给这个世界最美妙的馈赠之一,就是,当你走在一座城市,一片山水中时,你意识到你与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同行,他们,那些虚构的人,在你心中奔走,怀着激情、欲望,把他们的笑和泪和喘息和气味铭刻在砖石草木之间,由此,这些地方不再是地理的、物质的,也不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它是你的记忆,某种意义上是你的前世今生,是你如此陌生如此熟悉的地方。

比如现在,我就在尼泊尔,在巴格玛蒂河边,在大佛塔、在杜巴广场,在五彩十色的人群中,我注视着一个小女子正在寻找一个男人,他们有时同行,但转眼失散。这个女子,她的脸上混杂着焦虑、脆弱、孤独和执拗,她的眼睛和神情和姿态都在寻找,好像她一直不在此时此地,她丢了什么,或者她丢了自己。

寻找,不管是寻找宝贝还是真相还是意义,都预设着目的和方向,但小说家们对人类行动的目的和方向总是深怀疑虑。不疑虑的不是小说家,而是成功学家。小说家们所信的只是,自由意志总会把我们带向意料之外的地方,人之自由,与其说是为了抵达某个目的,不如说是,人愿意承受自由本身,它的



孤独无助、它的可能和不可能。就如《观我生》这样,所有的人都在寻找,寻找所爱、寻找所梦、寻找所在,而被寻找的人也在寻找,世界如同一份无解的寻人启事,人们该有多么孤独。在这茫茫世上,在这本书里,好像人之为人、好像生命之为生命,就是为了寻找。

也是为了逃离。

这本书在远行和归家之间展开,在两个“天堂”之间展开,家在“天堂”、在杭州,但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在远方,在世界的尽头,在青藏高原,在不丹,在寻找的终点或者寻找的路上。

它的力量是慢慢显露出来的。至少一开始我不能说我喜欢这部小说,它看上去似乎是起于奢侈的闲愁,有关财富、厌倦、叛逆、出走等等,不过是老生常谈,很文艺,做作的夸张,把这份闲愁弄得特别重大。

但是,渐渐地,这件事真的重大和紧迫起来。小说家有时需要专制,他不讲民主,他无视我们关于事物的一般看法,他有足够的好足够坏和足够的疯狂,他能像带领一个国家一样,把我们强行带入一个设定和规划的境界——在这里,他重新安排生活和

世界,他强行规定,某些事毫无意义,而某些事意义极为重大,以至于成为了世界的重心。

在《观我生》中,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叛逆和逃离就渐渐变成了一次惊险宏大的长征。作者鲍贝把不自然变成了自然,把故作变成了创造,她非常非常坚决,她软硬兼施,运用悬疑、好奇、威胁和应许,诱惑、号召、激励着我们,把我们带向一个乌托邦。

这个乌托邦在不丹。准确地说,不丹是这个乌托邦在人世的投影。

当然,我们知道,那里有童话般的国王和王后,那里是梁朝伟还有谁谁谁结婚的地方,那里是全球化的逻辑唯一遗忘的地方,那里是西藏的西藏,那是滚滚向前的历史不慎遗落的一个神龛,让全世界的大小所有者寄托他们的梦想,如果他们还有梦想的话。

但是,在这本书中,乌托邦漂浮在不丹之上,它应负着救赎,是一个秘教的天堂,一种执念、一种黑暗狰狞的内在体验,我是说,天堂就在虎穴,这里有一种毁灭的冲动——是光明,是燃烧,是生命的沉醉和狂喜,也是毁灭,是飞蛾扑火,是以身饲虎。

人们历经千辛万苦,经受堕落和苦难,是为了寻找和走向那个美妙的天堂般的死亡和救赎。

但那又怎样呢?我们受苦、堕落,即使我们不向着那里去,不去不丹虎穴寺,那又怎么样?人不是反正会死吗?

这有什么不同吗?

是有所不同的吧。前者是自由意志,是选择和决断,而后者则是顺受一切,是在尘世中修炼不死之术——现代性的根本前提,或许就是假设了人是不死的,把死悬置在意识之外,在这个前提下,人世间的一切才是绝对有意义或有意思的,爱欲嗔痴、占有和进步、消费和成功。

所以,这本书的最后是有大悲的,所寻找的所有人都去了死了,寻找者遗落在世上,她在另一个“天堂”、在杭州,那里是无尽繁华,她的心无尽荒凉。

那张银行卡提醒她,她的长征或许从来没有走远,她在本质上还留在原地。

不丹在天边外。

雾霾壅塞着我,让我觉得生命是如此地具有质感,黄土尘埃渐渐地将我们掩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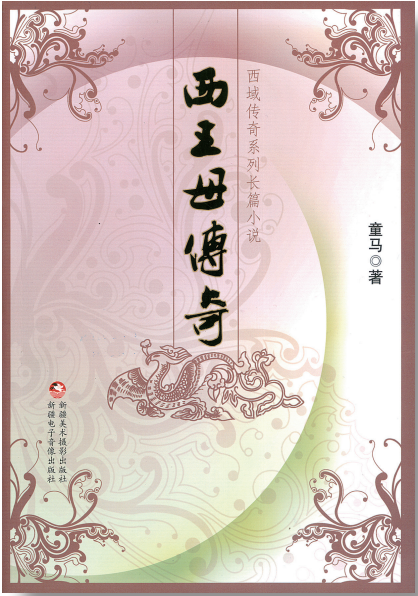
这种时刻,读《观我生》,我想象还有人与我同读,这世上还有人,心在高原,想象着天空和飞翔,想象着无色、透明、接近于无限透明的空气和空,想象着救赎和自在。

《观我生》,鲍贝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 ■开卷絮语

## 呈现人神共居的奇妙世界

□馥 伊 陈 文



的酸甜苦辣和生死磨难,最终他们以神仙之身离开凡世,飘飘入仙界天宫,劳勤于宇宙智星王的伟业。这实际上是对纷争不休的人类的逃逸,遁世入仙境,意味着安享清闲的归隐,就像老子逃避现实悄然归隐天山天池是一个道理。西王母和穆天子在人世上情缘未果,难遂人愿,在天宫却结为伉俪,这说明他们在地球人类中可谓困难重重,难以实现久怀情缘的理想。外星人在他们通婚的过程中大施法力,使他们死而复生,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有智商的外星人的存在,将对地球人类构成莫大的威胁。地球人类无论权势多大者,意欲独霸世界,主宰世界,搞霸权主义统治是一厢情愿,他们的妄想到头来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小说世界这种不露痕迹的暗示带有预言的警示,一切都在“珍珠藏蚌”式的潜移默化中,真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们被小说中潜藏的意蕴深深打动了,掩卷深思,悄然如暗夜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光亮般地顿悟了。

这是小说作者的高明之处。为了吸引读者,童马调动了引人入胜的所有写作技巧。语言文字优美生动,富有诗意,张弛有度,节奏明快,扣人心弦,为读者打开了小说世界的大门。故事情节的前

伏跌宕,悬疑开合,揪人心扉,难能掩卷,使读者沉醉在难舍的小说世界中。人物的刻画,形象的塑造,神形兼备,令人不得不替小说世界中的人物分忧解愁、提心吊胆,使读者与这些人物品同悲同乐、休戚与共,从而实现了人神合一的艺术效果。

从这部长篇小说中可以看到,童马的笔触是长剑飞旋的光,所有阻路的暗夜都无法遮蔽通行的剑光。

《西王母传奇》把现实生活生活的非虚构状况合理而巧妙地融合到远古社会生活的文学虚构中,使二者融会贯通得情理两合,令人叹服。童马依据神话人物原本的思想脉络、性格特征、心理轨迹和事态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合乎人物命运的预想和推理,给西王母等人物插上了高飞远翔的羽翼,在无限广阔的空间自由飞翔,时而大地,时而天空,时而人间,时而天界,所行所为十分艰险,所遇所遭十分悲苦而壮烈,显示了作者大胆而鲜活的生活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是建立在扎实的生活基础上的,而不是空穴来风的主观臆想。

这部小说突出的视点在于把远古历史丰富复杂的社会知识和人文情怀与神仙魔怪的神秘性、虚幻性合理可信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复杂的人情味和烟火气,使读者为人性世界的洞开闪光而乐而苦、而喜而悲、而忧而痛,真正沉浸在作者开创的人性世界中忘乎所以。如果没有丰厚的历史知识和对宇宙神魔的丰富想象,很难达到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这部奇异的小说还展示出童马多方面、多视角、多渠道、多层次的文学才华和创作潜力。他无拘无束的笔触为我们创立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一个独创的精神世界,一个启人深思的哲理世界,一个人神共居的多彩世界。通过众多神话人物的活动和命运,表达出对人类世界的关注,对神秘莫测的宇宙奥妙的预想,对外星人的隐忧和思虑,激发人类的自省和觉悟,这是小说对人类寓言式的启发。同时,作者以饶有情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众多形神兼备、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完成了小说所隐含的象征意蕴,足见其创作功力。

《西王母传奇》,童马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 书香茶座



记忆,要比我们自认为的脆弱得多。不过几十年甚至更短一些的时间,我们已经丢弃了曾经传承过很多个世纪、伴随过很多代人成长的传统。

所谓传统,首先是指生产方式,与农业社会、牧业社会适应的作业方式。相关的器件看似粗陋,却常常包含着让今天的科学家赞叹的力学等科学原理。其次是生活方式。中国社会较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在此之前,往往以一个县域乃至镇、村、家族为单位,构建起一套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体系。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被公认为德高望重的企业家领袖,他笃行的“敬天爱人”经营哲学实际上并没有商业评论家所说的那么根深蒂繁。东方农业社会的运转逻辑就是“敬天”,遵循生态时间,讲求天人合一,对生活欲望予以必要的克制。“爱人”则内化为前人们的生活、生存智慧,由此衍生的家族礼仪、家庭生活规则、乡里人际关系准则都带有较强的内敛型特征。

我们曾经鄙薄过我们各自所在的故乡传统,以及构成某种共性的中国式乡土传统,认为那是土里土气的、不经济的、浪费时间的。加以更细微的考量,你会发现,原先显得颇为分明的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文化娱乐方式、土特产品,要么呈现出趋同化,要么则流于式微。作为故乡重要构件的方言,还顽强地存在和应用着,但已经有越来越多地方的孩子们在英语和普通话的双重压力下,在学习和社会交往中对本土方言显得越来越隔膜。

我们这一代人、上一代人以及前人们熟悉的那个“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只剩跟故乡同名的某个地方,以及我们残存的对那个“故乡”的记忆。在这种时候,我们才会察觉到记忆的脆弱性——你若从未留意,就会陷入大量记忆符号构成的混乱及相互干扰之中。或许从这一点来看,幽壹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才显得弥足珍贵。

在这本书中,幽壹非常翔实而形象地描绘了其家乡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的传统民俗。幽壹本人生活在广东深圳,经

## 用书写作捍卫故乡的记忆

□郑渝川

幽壹在书中写道,陆河客家人传统民俗已趋淡化和简化。这固然是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都市化社会的必然结果,但绝不意味着传统民俗就该被彻底扫入故纸堆。在我国台湾地区、海外华侨聚集的地区以及日韩等国,传统民俗都与都市化生活方式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些地方或国度的人们也更为重视传统价值——也正因此,很难从那些地方或国度听说我国内地经常曝出的“拆除真文物,复建假古迹”的荒唐事。事实上,传统民俗及作为内在依托的传统价值,更能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

这正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令人深思的问题。那些旧时的乡村器物,包括作为生产工具的农具、作为农业社会生产组织和资源组织方式的工匠及技艺,以及伴随陆河客家人儿时成长的玩具、游戏方式、生活经验等等,都在加速消失之中。尤其是乡村器物,相比传统民俗更是遭到了忽略、忽视和遗弃,以至于人们已经忘记了传统器物伴生的价值理念。正如稻盛和夫笃行的“敬天爱人”经营哲学,实际上我国各个地方的农村,长期以来也都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来维持生产和生活的运转,反映出浓郁的生态和谐意识。又如,幽壹书中提到的石匠、木匠、补锅匠等“手艺人”,在乡土社会和农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最有效、最节约地利用了资源,避免因人的欲望、生活需要造成对环境的过度索取和严重破坏。而石匠、补锅匠等角色,现今在农村再也难寻踪迹,更具破坏性和浪费性的生活方式,则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环境问题。这样的变化,究竟算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还是具有讽刺性的局部倒退呢?

《回不去的故乡》,幽壹著,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8月出版)